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童溪易傳卷十九至二十二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陸紹臺

童溪易傳卷十九

宋 王宗傳 撰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蓋所以抑人欲而就天理者也始終六十四卦大抵然也而其尤深切著明者予又

於謙也節也損也之三卦見之矣是何也蓋人之情莫不欲倨肆之為便而誇尚之為高也而聖人則抑之曰是不可也易有謙退之道焉此卦之所以有謙人之情莫不欲侈縱以自適而滿溢以自盈也而聖人則抑之曰是不可也易有節止之道焉此卦之所以有節人之情莫不欲裒剋以自肥而忿戾之是騁也而聖人則抑之曰是又大不可也易有自損之道焉此卦之所以有損聖人之心何其仁也蓋聖人者

天理之盟主微易則斯人天理日負而人欲日勝易微此三卦則所以抑人欲而就天理者又或緩而未切晦而未明者矣夫卦之所以為損者聖人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諸儒之言曰損乾之九三益坤之上六此之謂其道上行也噫未也此泥於卦變而曰此卦自泰來也而予之所見則曰聖人之心不如是之徒然也以徒然之學而求聖人之心此所謂終日談飲食而无益於飢渴者也又況其所談者非真可飲

真可食之物也如飢渴何然則其説何也曰予聞之六子之卦皆由乾坤父母陰陽二氣相感而然也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則以艮重兊是以為損非謂以坤重乾而為泰復由泰而為損也故夫所謂損下益上云者以卦之才言之不過曰乾三索於坤而得兊而兊之在損也則為下體故曰損下謂六三之為陰也坤三索於乾而得艮而艮之在損也則為上體故曰益上謂上九之為陽也如是足矣又何用自泰來乎

以卦之義言之則兑之三爻以說居下而皆上應說以奉上者也故凡天下之有餘才餘智者不自有也損之以益上則獻替之道行於上矣凡天下之有餘粟餘布者亦不自有也損之以益上則供奉之道行於上矣故曰其道上行雖然損之道以誠信為本損而不本於誠信則有餘才餘智者損之則以為屑有餘粟餘布者損之則以為怨此无吉而有咎非可貞之道不可行也其能舉天下之君子小人以仰事一

人矣乎故損而有孚則元吉而无咎矣此之謂可貞之道有攸往而利也所謂有攸往而利者无施而不可也且以享祀言之享祀之禮其文雖繁然以誠敬為本昌之用謂何用乎文之繁也夫苟誠敬則於其享祀也雖二簋之簡且薄亦可用矣何者以有孚故也左氏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是也而夫子從而釋之曰二簋之簡且薄而可

用以享者惟損之時為然夫末之勝而本之衰文之盛而實之衰則二簋亦可用以享矣此所謂當損也夫苟本實未喪而過用裁損則又失之矣故曰應有時謂時然而然而吾之應之不可泥也故又繼之曰損剛益柔有時夫剛易失之强强則或過柔易失之弱弱則不足損剛以益柔損强以益弱損過以益不足此時中之學也故又終之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夫易之為易時焉而已矣君子之於易亦隨時以從

道而已矣或損也人曰此虛也或益也人曰此盈也而不知君子无容心於此也與時偕行而已矣夫惟與時偕行則或損也或益也而惟時之為聽則當此時也而二簋之是用不亦可乎此卦之德所以有曰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山下有澤澤寇山而山塞澤也夫彼日為吾寇而吾

日有以窒之則吾之所以塞彼之寇者用力多矣葢塞之者止其勿吾寇而已也吾非從彼也夫吾非彼之從則其能自克者甚矣此所謂損也君子於此故懲忿窒欲程曰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勝也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此君子之忿在所懲峻宇彫牆本於宫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此君子之欲在所窒有所懲有所窒者皆損之力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兌體三爻皆損下以益上也然九二則以弗損而為益六三則以獨行而得友初九之陽方盈在下則當損下之盈以益上之虛此所謂出粟米絲麻以事其上者也夫耕穫蠶繅之事既以已矣則當速往以奉於上乃能不失以下事上之職而獲免厥咎雖然損下之道又不可過過則害民故當酌而損之量其勢度其宜使下之所以供於上者其心不厭而上之所

以取乎下者其道不窮如是則君民之志庶幾其可合而上下无齟齬之嫌矣然則下事方休而速往以繼之其孰曰不可已止也遄速也酌量也尚庶幾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庸人之事君也惟知曲意媚說竭力順從而以為忠也而曰此益上之道然也然以媚說順從為事則在己者所損多矣安能裨益於人主之萬一哉君子於此則以无所損於己者益於上也夫所謂无所損於

己者何謂也曰中正是也君子以中正之道自守自守如此則雖不若世之庸人曲意媚說竭力順從而以為忠也而益上之實无出諸此此乃所以益之也故曰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而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九二說體也故有利貞征凶之戒然以九居二中也中則正矣故知弗損益之之義書曰若射之有志夫射期於中也故設鵠以為志而射者之志亦志於鵠君子之志亦志於中而已矣中以為志則在己

者无失而益上之實亦无出諸此又何待於枉己而曲從損己以為益也哉李大亮之都督涼州也臺使至諷大亮獻名鷹大亮密表曰陛下絶田獵久矣而使者求鷹如陛下意乃乖昔旨如有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倪若水為江州刺史明皇遣使江南採鵁鶄若水論之為反其使李德裕之在浙西也詔造銀盝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疋德裕上疏極論罷之又詔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

捍撥鏤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唐家諸臣所以益上也如此正得利貞弗損益之之義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程曰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六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為三此未免泥於卦變而謂損自泰來一也然則所謂三人云者舍損以泥泰亦惑矣夫兊之三爻皆志於益上然初九九二則

以剛應柔而六三則以柔應剛故三人同行而語其自損之至者則六三也故曰損一人是一人也獨往以應上故艮兊相合男女構精而盡天地交感之義而成萬物化育之功矣此所謂得其友也蓋六三者兊之主而上九者艮之主少女少男陰陽相配夫婦之道貴於專一若三人行則疑所主矣故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而繫辭於此爻又以致一之說釋之坤之彖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亦

是意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四以柔順之才處近君之位所謂人臣之高位也處此之位當損之時宜如何哉務在順民之心損其疾苦而又不至於困憊然後加檢省焉則天下之心以為上之人我恤而不我忘也其孰不舉欣欣之喜色而以為庶幾无疾病也又孰我咎乎孟子謂鄒穆公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

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夫饑饉之來賑之卹之惟恐其後如六四之所謂使遄有喜可也今也不能損其疾苦使之流離轉徙及至兵戈之日斯民疾視其長上而不救其死則怨咎之心至此始獲逞矣為穆公者又從而尤之則上下相咎何時而已邪故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无尤焉謂其既不能使下之无咎於上而上之人又安可歸咎於下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夫居天下之中而能虛中而无我自損以逮下此甚盛之德也故天下之益皆歸焉其曰或益之謂益之不一也故有十朋之龜之象焉夫龜靈智之物也古者用之以稽疑一人虛中而無我自損以逮下則天下智者效其謀才者奏其技而有不能自已之心焉其為吉也不亦大乎夫人謀之從違天命之予奪也

一人自損於上而天下之益皆歸焉此人也而天之理實行乎其中矣故象又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詩之卷阿言求賢用吉士而作也其首章曰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詩人之意蓋曰一人虛中无我自損以逮下若卷阿然則飄風可得而入矣故來游來歌者於此得以矢其音焉其七章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其八章曰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於庶人則益之不一

其勢葢如此也然於其四章乃曰爾受命長矣茀禄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則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又可知也然則成王之所以能為持盈守成之主者此葢有得於損之六五也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夫損極必益處損之極若以剛亢在上損下不已是非處上之道也故上九以不損而益下為義夫君子

之志志於益下而已方其益下之功未及於斯人也則吾之此志未為得也益人之功所及者一二而所不及者猶不可勝計也則吾之此志亦未為大得也及其位人之上而曾无損於下焉惟有益於下而已也則吾之平日窮之所養而見於達之所施也容有必慊云乎哉故曰大得志也如是則位人之上可以无咎過也揆之正理庸非吉乎夫執此之志以往益於下此上九之所利也卦德有曰元吉无咎可貞利

有攸往上九以之故論其所得則上九處人臣之極位而專以益下為心豈遑家謀乎夫六三以陰柔在下專應上九故有一人行之義上九以陽剛居上得損極必益之理故志在益人而不遑家謀易之為易隨爻取義類皆如此不可泥也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

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合震巽而成體以卦之才言之坤一索於乾而得巽而巽之在益也則為上體故曰損上謂六四之為陰也乾一索於坤而得震而震之在益也則為下體故曰益下謂初九之為陽也此主初九六四二爻以言益也夫陽本居上今也初九居一卦之下又有自上下下之義亦如屯之初九以貴下賤之謂也此再指初九一爻以言益也以卦之義言之則凡人君損

四海之供奉以益天下之不足則天下之心以為此吾君之惠也其為訢懌豈有紀極也邪損萬乘之尊嚴以下天下之賢者則天下之心又以謂此吾君之謙也其道下濟豈不大光矣乎夫損四海之供奉以益天下之不足宜若所損者偏在上而所益者偏在下也而民說无疆則所益又在上矣損萬乘之尊嚴以下天下之賢者又宜若所損者偏在上而所益者偏在下也而其道大光則其所益又在上矣然則益

之為道上下俱享其利矣故卦徳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无適而不利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此指震巽二五各得其正以言益也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此指巽震二體皆為木而以言益也益動而巽日進无疆此又指巽震二卦之用以言益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此又指乾坤一索而得震巽長子長女相與用事以言益之功用之所以大也至於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則結一彖之文以言益之道與益之時所以相為

无窮者也夫以九五居中履正為益之主六二居中履正為益之臣二五以中正居君臣相應之地當益之時相與以成益之功何往而不利哉此所以有慶也益之為言利濟夫物之謂也利涉大川云者易之所謂濟世之大功也夫涉大川則舟楫之是恃也有舟楫之足恃則亦何不濟之云乎益之時貴於无所不濟也今也合巽震而成卦則木道固无所不足矣以之而濟物此木道之所以行也震動也巽順也益

動而巽則凡有所動順乎理之謂也夫循理而動則人僞去盡而誠意有餘以此爲益則其進也日進而无已也彼天施而地生其所以益萬物也未嘗以一方拘者是亦循理而動焉爾故一氣既施而感是氣者无遠邇无小大莫不於此而肇其生焉則天地之益豈以一方拘之乎哉以是言之則大凡益之爲道本於順理而動而極於天地其大者又可以一言而盡也何也曰誠而已矣誠則始焉而日進无疆終焉

而其益无方此非至誠之德與時偕行而无有窮已其能至是乎噫大哉誠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雷風二物相繼有序此雷風所以為恒風得雷而威益彰雷得風而聲益遠雷風二物相益為用此風雷所以為益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盡其所以相益之道故見善則遷不以是善之在人也而忌之有過則改不以是過之在己也而吝

之外不忌其在人者内不吝其在己者此外内之義相益之道然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他卦以九居初雖有剛明之才而處下位不可以有為也在益則初九震之主也上之人方且自損以益下而投之以艱大之事其責之也厚倘或避難辭重而无以副上之責則在己者為不勝任矣故居此之

任者以用大作為利謂其所利者利於成大功集大事蓋初與四居相應之地而九五在上又有同德之君四巽之主也初震之主也震巽相與當益之時而艱大之事義不可辭故也故有能為之才而當可為之時而上又有同德之君知己之大臣則其成大功集大事也何往而不利故居一卦之初而有元吉也謂其得吉也處衆賢之先而且大也既有元吉則在己者无有不勝任之咎矣夫當此之時事之授我者

既厚吾茍以其位之下也而厚其事焉則避難辭重不能成大功集大事人且以不勝任咎之矣故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彼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詩人為之賦北門其二章曰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其三章曰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夫所以適我益我敦我遺我者若是其厚也疑若得我之志而展我之才矣然我入自外而讁我摧我者又若是其衆而无

有我知而我信者則我之志亦安能得而我之才亦安能展邪欲如益之初九元吉无咎難矣然則君子於此當如之何曰亦歸之天命而已矣故詩人為之三歎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也在損為六五則為獲益之君在益為六二則為獲益之臣語其能虛中无我自

損以逮下則一也故二爻无異辭也昔者魯欲使樂正子為政而孟子為之喜而不寐而公孫丑乃疑而問之曰樂正子强乎有智慮乎多聞識乎孟子皆曰否但曰其為人也好善而已蓋嘗論之矣强則自用有智慮則多疑多聞識則務以所長蓋人人心有是三累其能使四海之内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乎夫惟好善之心勝則雖非强也雖非有智慮也雖非多聞識也此正秦穆公所謂一个臣之无他技者然其

心休休能容而天下之益皆歸焉以是而輔相人主優於天下矣此好善之力也然損之五則曰元吉而益之二則曰永貞吉何也以六居二雖正也然震體也震則動動則不常矣故以永貞戒之以言永得其正則吉矣王用享於帝吉云者謂以二之虚中而且永貞故雖王者用此道以享上帝則上帝降格猶可以獲吉又況用此以逮下則四海之内其有不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乎是宜或益之者自外而來之多

且衆也夫以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而詩人猶為賦干旄以美之又況六二為益之大臣矣乎其益之之多且衆宜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天下未嘗无凶患之事此古今之所固有也當益之時无所不用其益而後可也夫古今天下固有所謂凶患之事也苟坐視而不之救此豈居民上者之職

歟雖然用是事也類非拘常而襲故者所能為也是必有所謂沉鷙淵謀之才而後能處此六三之在益也居下之上所謂在民上者也以六居三又有所謂沉鷙淵謀之才者也以如是之才居如是之位而當如是之時知天下固有所謂患難凶災之事也則撫機應變以盡其所以益之之道乃其所長者故天下之人賴我以得益而在我者既无用事之咎而上之人亦信之而无疑矣夫既无我或咎而且有以信乎

我故曰无咎有孚如是則九五中行之君自有告命之至以為六三有救患之公心而用圭瑞以錫之也故又曰中行告公用圭秦之九二曰得尚于中行蓋中行之君謂五也詩之崧高美宣王襃賞申伯而作也其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蓋圭之為瑞也所以達上之信也六三既无用事之咎而有見信之實故九五中行之君有達信之告命以旌其人也三與四皆公位也故六三曰中行告公用圭六四曰中行告公

從而大有之九三亦曰公用享于天子鼎之九四亦曰覆公餗也夫天下未嘗无凶患之事此古今之所固有也然亦未嘗无善救凶患之才則六三是也故象又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漢武帝時河内失火上使汲黯往視之黯還報曰家人失火不足憂臣過河内河内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内倉廪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夫益之六三无用事之咎而有見信之實

汲黯以之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四巽之主也以巽順之道輔九五中行之君此所謂以柔乗剛以巽為益者也故中行之君亦有告命之及以六四有益國之志也從其所為而成其公焉六四當此之時以吾君之我從也如此則用其所為之利者當何如哉亦曰吾既以益國為志則凡國家之

所當依者依之而不敢遷所當遷者遷之而不必依或依或遷吾无容心也視國家之如何而盡吾之所以益國之志而已矣四之志其公如此宜乎中行之君有告命之及從其所為而以成其公也夫五等之爵惟公為盛茍非以至公為心奚稱哉令也六三公於益民六四公於益國是宜中行之君皆有告命之及謂之公而无愧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

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夫聖人之益天下也必有至誠惠益之心行之於不言之間而非家至而人提之也此所謂益之大者故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而元吉之效見於天下則天下之蒙益於聖人也亦皆至誠以歸惠乎上之德此以誠召誠之道然也夫舉天下之大皆知以至誠以歸惠乎上之德則其為益也孰大於是故曰元吉而象謂之大得志也夫聖人惠益天下之志至是而大

得焉非其益之大孰至於是且聖人之益天下也自夫使之絲身穀腹仰父俯子各遂其生之外豈无勞苦恐懼之事使之趨之而天下皆曰此上之人所以生我也所以安我也則上之所以益乎下者豈非有至誠惠益之心而天下之所以蒙益乎上者亦豈非至誠以歸惠乎上之德而然哉以誠召誠理固然也又豈待於區區告問之勞而後致其我信也哉夫聖人之心本乎至誠然必曰勿問云者此所以設後世

人君務行小惠者之戒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夫益極必損處益之極又以剛亢在上求益不已此豈處上之道哉故莫有益之者謂其求益不已知益己而不知益人而人亦莫之益也故曰莫益之偏辭也若知己與人為无異豈曰偏辭云乎哉夫六二以虛中无我自損以逮下故益之者衆而曰或益之自

外來也上九以剛亢居上既莫益之則傷之者亦衆矣故曰或擊之自外來也然則人之立心其可以求益爲常乎其曰立心勿常凶此聖人戒人鑒上九之失而曰勿以求益爲常此凶之道也夫所謂凶者莫益之或擊之是也

童溪易傳卷十九

童溪易傳卷二十

宋 王宗傳 撰

☱☰ 乾下兊上 夬揚于王廷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君子之去小人也雖有去之之勢不敢恃也剛強果敢惟恐或過警懼戒勅惟恐不及故反之於巳也无

或失則施之於彼也无不當此君子去小人之道然也夫當夬之時以五剛決一柔宜若勢有餘矣无復有可慮者矣而卦德乃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而聖人深致之意如此其嚴且至也然後乃曰利有攸往此豈恃有去之之勢也哉蓋不如是則非全勝之道故也夬決也剛決柔也此五剛決一柔以言夬之義也夫剛則能決而夬之為卦五剛而一柔剛有終長之勢而柔无不盡之理此夬之義

有取於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此合乾兊二體之用以言夬之道也夫健而濟之以說則其所以決小人也无剛暴之失而有和柔之善故吾不彼疾而彼不吾忌邪正之辨黑白之分脫然而解不相疑也東漢之君子不知出此而乃切齒厲色日與小人爭鋒故小人之謀日深而君子之黨日危以至忠良盡殲而社稷隨之向使即健而說之說而悟決而和之旨无足禍也夫何小人之不可決去之乎揚於王庭柔

乘五剛也此又指上六之一柔不容於衆君子而衆君子公去之也夫王庭者公道所自出之地也卦有五剛君子之道已盛然以一柔而乘五剛小人憑陵自肆於上衆君子在下猶未安也故相與揚公道於王庭以共去此小人也夫去小人而不以公道去之則是李訓之謀也昔李訓之謀去宦官也而假甘露以亦其族此盜賊之謀也以盜賊之謀去小人小人不可去徒熾其焰而逞其毒爾謀何在邪孚號有厲

其危乃光也此又言雖以公道去小人又當不忘戒

備也夫孚其大號以警戒于衆使知以此之甚盛決

彼之甚衰猶有危道不可易也如是則雖危无危而

決小人之道光矣此與衆弃之之謂也朱翊善曰若

舜之誅四凶而天下服是也若隱其誅如唐之李輔

國則不光矣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此又言

去小人之道必先自治而无尚於剛武也程曰邑私

邑也告自邑先自治也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

必以已之善道勝革之故聖人誅亂必先修已舜之敷文德是也朱翊善亦曰告自邑者告戒自我私邑云自治也君子將治小人必先自治自治則以我之善去彼之不善小人所以服也舜修文德文王无畔援歆羨自治也夫戎兵戎也決小人之道在於揚公道於王庭孚號於有衆以與衆共棄之苟或以兵戎為尚此剛夬之過也故聖人以不利即戎戒之而曰所尚乃窮也朱翊善曰自古用兵去小人如漢唐之

季名外兵以去近習其禍至於覆宗聖人之戒不亦深乎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至此則言所以去小人者既盡其道則小人終去之无難也夫君子之所以去小人者既盡其道則由夬以為乾往无不利矣此所謂剛長乃終也若剛之長至夬而不終則餘孽未亡禍胎猶在終為衆君子之患矣朱翊善援桓彥範不誅武三思以為喻是也始五王挺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其功卓矣張柬之將遂夷諸武而彥範乃曰

三思几上肉耳留為天子藉手俄而武三思因韋氏盜朝權彥範等流逐戮辱若放豚然而唐室為之再危此剛長之不終也向使即利有攸往之說而悟剛長乃終之旨免是禍也又何小人不可終去之乎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之為水本在下也今也上升於天其勢不居必決而下也故為夬之象君子觀此象也故有所取有所忌其所取者謂取其決散之意也故施布祿澤以及

乎下此有所取也其所忌者謂不取其決散之意也故居畜吾德以積諸身此有所忌也他卦之象皆取一義此卦象設彼此二義者亦如諸卦之爻一爻含一義或一爻兼取二義者聖人之意設彼此以相明以謂不有所反則學者或得此而失彼矣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九以剛動之才居夬之初唱決柔之謀者也故曰壯于前趾所謂居衆動之先先衆而動之象也夫先衆

而動以決去在上之小人決意而往未有咎也往而不勝則為咎矣何者首決柔之謀者必有全勝之道而後可不勝而往咎將誰執則夫首決柔之謀者其可輕動而躁進也哉宋申錫之謀誅宦官也在唐文宗之世實首其議嘗對上言請漸除其逼謀固善矣然不能謹其密處以漸謀未必及施而身被其禍伊誰之咎邪然則首決柔之謀者其可輕動而躁進也哉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上六以一柔乘五剛五剛之所恥也然恥之甚者莫甚於九五何者以其逼近而厚其侵陵迫脅之辱者也雖然五之辱二之辱也何者以同德而居相應之地故不得不負此辱也負其辱則決柔之責二實任之矣夫任人之責而贊行決柔之事豈可易也故當內懷警惕外嚴誡號而後可以无憂夬所以去小人者也特患其謀不諦戒備无素而小人之謀或先我

而發爾宋申錫之謀未及施而鄭注之誣告已爲王守澄地矣此无他不知内懐警惕而外嚴誡號之過也夫惟内懐警惕而外嚴誡號也旣有其素則雖有戎作於莫夜可无憂矣何者吾固有以待之故也故曰得中道也何謂中道曰吾之謀未及發而小人得以先之非中也小人之謀旣已發而吾无以待之亦非中也以九居二故得中道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九三上六之應也應之者決之也亦如明夷九三之於上六是也而易家惑於獨行遇雨之一語皆咎九三應上六之為非也而胡安定程河南朱子發又皆前後相承謂九三爻辭差錯至再易之此蓋惑此一語求其意而不得故不免均以差錯待之也殊不知九三以陽居陽又處乾健之極不患剛決之不足也患於太過爾夫以太過之剛當夬決之時與小人居

相應之地寧復有相順之理矣乎故曰壯于頄此聖人戒其剛過也夫頄之在顔面也所謂顴也顴剛物也壯于頄則尤非能以柔順待人者也况待小人乎此以九居三之象也而聖人之戒之若曰當此之時健而說決而和者此決小人之道也居乾健之極與小人居相應之地而疾惡之心見於顔面而不知濟之以和說焉此凶之道也何者小人之或我疑故也小人或疑則君子之禍至矣可不知所戒乎故告之

以有凶而使知戒也然以陽居陽又處健之極夬夬之才如此其將何以濟之曰君子之所謂夬夬云者夬之至也以和說之道而濟是夬夬則亦終何夬夬之為咎也蓋應之者乃所以決之也則衆陽同行以決上六而吾則獨行以遇雨也雖若有沾濡之失而未嘗无愠憂之心思必決之則其遇雨也又何嫌也此夬夬之所以終无咎也若夫以是夬夬而居小人相應之地而惟壯于頄之是尚焉則雖欲无凶不可

得也又安能无咎矣乎然則君子當夬決之時不幸與小人居相應之地當以有凶為戒以有慍為心而以无咎為善如九三所云可也易以陰陽和為雨三與上應故有遇雨之象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五陽決一陰其志甚鋭也而決道之不足者莫九四若也何者以陽居陰而所處之位不當故也夫以陽

居陰此於剛實之德既有所不足矣而乾之三陽復自下進故四於此失其所安而有臀无膚之象夫決道不足則无勇進之義矣而又曰其行次且謂滯泥而不前也夫當決柔之時而衆陽皆決策上進而四獨有此之象何以鞭其後邪故易於此又設其象以勉進之而曰牽羊悔亡謂與諸羊相牽勉而前則次且之悔可亡也張横渠曰牽羊讓而先之蓋牽羊者非挽拽之謂也讓之使先行則有肯前之勢故也四

也次且而前既有悔矣天下之衆陽讓而先之相牽勉而前則其悔可亡雖然當斯時也告之以牽羊悔亡之説在爻固有是言也而決道不足則雖聞是言也而亦若不聞也何也不足於決則疑畏之心勝而見義之勇消故不以斯言為可信故也聦於聞善言顧如是乎然九四之失亦未必至是也聖人特以其所居者陰也故諄複以詳其戒或曰九二亦居陰也何无是戒乎應之曰夬之九二則以中道論不以居

陰諭也蓋二與五居相應之地贊五以決柔之事既得中道豈或以居陰為嫌乎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九五決柔之主也既以陽德居陽位又藉衆陽之助往決一柔宜若易然故有莧陸夬夬之象莧陸董遇云莧人莧也陸商陸也朱子發曰莧蕢澤草也葉柔根小堅且赤陸商陸亦澤草也葉大而柔根很大而深有赤白二種此以莧陸為二物也子夏傳云莧陸

木根而草莖剛上柔下也程河南曰今所謂馬齒莧也曝之難乾感陰氣多者也而脆易折此以莧陸為一物也要之草之易決者也又況九五以陽居陽又藉衆陽之助此之為決所謂夬夬者也夫以天下之至決而決天下之易決者又豈特摧枯拉朽之比哉於此而又曰中行无咎云者蓋健而説決而和者決之善也茍有剛暴之失則過矣故必中行而後无過咎也夫必貴於中行而後无過咎也者以中道之未

光也若有剛過之失而无和柔之善則雖合天下之力足以勝一小人揆之中道未為光大也九五剛而中者也然必云爾者謂其剛長至此五陽之勢強盛故戒其或過也九三以陽居陽而處乾健之極九五以陽居陽而藉衆陽之助故曰夬夬云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夫夬之五剛所以日夜持嚴不忘警備者徒以上六故也今也剛長將極陰消將盡一陰處剛長乃終之

地此雜卦所謂小人道憂之時也故雖號剛以求免夫禍无庸及也終有凶必矣何者終不可長也程河南曰或曰聖人之於大惡未嘗必絶之也今直使之无號謂必有凶可乎曰夬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必盡誅之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

䷫巽下乾上姤女壯勿用取女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

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予聞之邵康節曰復次剥明亂中生治乎姤次夬明治中生亂乎時哉時哉未有剥而不復者未有夬而不姤者是以聖人亟未然之防嗚呼是言也治亂倚伏之機其在是矣夫姤之所以為姤者前夫此則夬也夬以一柔乘五剛所以為之日夜恃嚴不敢忘戒備者盖以上六一陰之故也一陰旣決而一陰復出乎五剛之下若不期而會焉嗚呼此豈吉徵也邪雖

曰若不期而然也而倚伏之機已發於此時又殆非所謂偶然者是以古今亭治之君謂治无亂過亂之君已亂无術此所以治世少而亂世多者無怪也聖人之於姤又安得不以女壯勿用取女為戒乎姤遇也柔遇剛也此以一柔遇五剛以言姤之義也夫古者有遇禮謂不期而會也而春秋亂世之君私相會約簡略慢易无兩君相見之禮則多自托於不期之會故春秋書遇者七而書内之遇者三而皆書及如

隱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於清之類是也書外之過者四而皆書爵如隱公八年春宋公衛侯遇於垂之類是也夫既簡略慢易无兩君相見之禮則莫適為主矣然春秋之所譏者亦不過譏其无禮云爾未有大變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此豈特无禮而已哉顧雖若不期而會也然陰長於内陽消於外陰為主而陽為客為主者日勝為客者日負則亦理勢之必然者嗚呼此豈偶然小變也耶故又戒之曰勿用取女不

可與長也此指初六之一陰有消陽之漸以言姤之戒也夫女弗用取者以其壯也或曰非以巽為長女也而謂之壯乎曰是固然也然聖人之意又不專在是也奚在乎曰一陰在下此消陽之漸也聖人即微以見著此初六所以為女壯也自此以往則為遯為否為觀為剝以至於為坤者皆初六之為也非女壯而何吁女壯如此豈可與之長久也哉故聖人不得不為之戒曰此勿用取之女也以類言之則過惡之

方萌姦邪之始長盜賊之初熾闕 漸盛此皆何可與之久也惟智者見微而辨早當有以處之矣雖然姤遇也以一柔而遇五剛而有消陽之漸是故在所戒也若夫天地之大人事之要又豈无待於相遇也乎故聖人於此又必援天地君臣以廣言遇道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此即姤之時以言天地相遇之功也夫以月建言之則姤也者建午之月也六陽至巳而極則一陰生於午矣此天地相遇之時也夫

萬物相見乎離離正位乎午當建午之月而萬物各以品目章章乎天地之間故於斯時也在說卦則曰萬物相見在姤則曰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此即二五同德之應以言君臣相遇之功也夫剛而中者二也剛而中且正者五也然謂之剛遇中正則二剛相遇而九二亦得為中正也何者易以陰居陽則為不正以陽居陰而且得中豈得謂之不正矣乎當是時也有是君有是臣以同德相遇其道可

以大行於天下矣蘇東坡曰陰之長自九二之亡而後為遯姤无臣也自九五之亡而後為剝姤无君也姤之世上有君下有臣君子之欲有為无所不可故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夫當姤之時以天地君臣相遇之義論之如此其不可廢也豈不大哉故贊之曰姤之時義大矣哉程河南曰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萬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皆甚大

也司馬溫公曰姤消卦也孔子何大焉夫世之治亂人之窮通事之成敗不可以力致也不可以數求也遇與不遇而已矣舜遇堯而五典克從百揆時叙禹遇舜而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伊尹遇成湯而格於皇天師尚父遇文王而天下大定姤之時義豈不大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為尊矣其所以與萬物相遇者以有風也故風一

披拂而萬物為之鼓舞而感動焉故曰風者天之號令也人君之尊天也其所以與民相遇者亦如風之於萬物焉則能使之鼓舞而感動者矣故曰后以施命誥四方蓋天之所以與萬物相遇者莫捷於風而人君之所以與萬民相遇者亦莫疾於施命故也然不曰號不曰令而曰命云者蓋命天理也天下之事惟天理不容偽以偽言告之施之跬步不可也況四方乎盤庚曰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旨罔有逸言民用

丕變夫人君之所以誥四方也尚容有或匿之旨而不能无或逸之言欲天下之丕變也難矣故人君之尊天也其一話一言亦无違天理而已矣夫天理所在初无定體在天則曰天命在君則曰君命生死予奪物无不聽者非謂天與君之尊而聽之也聽夫理而已矣及其失也則不然朝號暮令而誠意不加家至戶曉而衆心愈玩此所謂徒掛牆壁之具爾又安知姤之象有所謂施命之旨也哉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夫姤之所以為姤者在此一爻也而吉與凶實於此乎判何也有以制之則吉无以制之則凶故也夫所謂制之之道何也曰猶之止物也必有鎮重之器止之使勿動也柅之為器所以止物也而金為之所謂鎮重之器者也此九二之象也初之一陰始生君子懼其動也從而牽繫之於其所謂金柅者使柔道於

此止而不得有所往則君子小人各正其位此吉也故曰有以制之則吉苟或不然在我者鎮重之器有所不足則彼失所繫而縱其所往故陰日長而陽日消小人日進而君子日退必見凶害矣故曰无以制之則凶初六爻辭聖人既設吉凶兩端使君子知所戒矣然慮之也深而防之也周故又設羸豕之象使君子不以一陰之微而忽之也夫豕醜穢之畜也而且羸弱宜若无足慮者此一陰在下之象也然徒知

今日如是之羸豕而不信其能蹢躅而害物則誤矣一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徒知今日如是之一陰而不信其能強盛而害陽不亦誤乎故曰羸豕孚蹢躅此聖人重設其戒也朱子發曰一陰雖弱方來也五陽雖盛既往也其可忽諸自古禍亂或始於牀第之近給使之賤夷裔荒服之遠易而忽之馴致大亂反求其故必本於剛正不足若柔道有牽君子小人各當其分禍亂何由而作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東坡曰姤者主求民之時非民求主之時也故近而先者得之遠而後者不得也不論其應與否也河南曰在他卦則初正應於四在姤則以遇為重此二之於初則曰包有魚四之於初則曰包无魚夫魚陰物也貪餌而善逝民之象也初六是也當遇之初二與初相遇為密也故近而包之則曰有魚矣何也蓋无常懷者民也近之則親遠之則疎二居近民之位而

有過民之道故民亦從而親之葢理勢然也又何咎乎賔謂四也夫初既主二則四雖初之應也然其勢睽隔而阻於外故以賔目之夫初六之民既主於二此豈四之利歟故曰不利賔葢以理義言之一民不可以事二君初既主二則義不及四明矣而二有之庸何咎也不然則民將散亂无所主制而羣小之禍作於下矣豈特賔之不利乎為九二者亦將岌岌乎殆矣然則九二之包有魚也亦其勢不得不有之也

何也已亂之道无出乎此故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夫初六之民既主於二四其正應也義且不及三何有焉三若乘二而求與初遇失所安也故曰臀无膚夫乘二既不安也則當反乎其處可也而遇情未忘不能遽去而有遲遲顧戀之態故曰其行次且雖然九三剛而正也剛而正則知其非義之遇而不可以

過求也而自厲自警雖有爭初之咎可以少損矣故曰厲无大咎然三既知厲矣未能无咎而止曰无大咎何也曰如知其非義也斯速已矣可也今也雖其行也未牽繫於初而猶不免於次且焉故其咎未可能盡无也夫當遇之時一陰在下衆陽之情皆所欲遇也然相遇之道不貴踰越以三之剛正固不宜非義以求遇然不免於此者蓋巽其躰也躁而三者巽之躰故也凡人不能自反自克以道制欲而安其素

分者皆躁之為也故聖人於此以厲責之夫姤之三與夬之四亦無異辭也姤也者夬之反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夫遠民者民亦遠之近民者民亦近之九四遠而包初遂失其應而曰无魚蓋失過民之道故也夫過民之道不可遠也四之无魚而其起也凶禍隨之而象則以遠民罪之云者此非四之遠民也乃四之自遠也何也上之人有所動起也而輒惟其凶曾无親上

死長之民非自遠而何魯昭公之去季氏也宋樂祁識之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矣靖以待命猶可也動必憂矣既而昭公伐季氏果不勝而死於外以是觀之无魚之凶吁可畏也蓋嘗因是而論之姤之初與四其正應也初不四之應而惟二之遇何也遠與近之間也有夏之民癸之民也民不癸之應而湯之遇癸實遠之而湯實近之故也有商之民辛之民

也民不辛之應而文武之遇辛實遠之而文與武實近之故也然則古人所謂民无常懷懷於有仁云者此非民之无常也上之人所以遇之之道无常故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張子厚曰杞周於下者也夫杞枸檵也木之美者也其才高其葉大而陰故周於下九五之象也而瓜者草之蓏者也滋於此而蔓於彼其實甘脆纍纍然也

亦民之象也夫瓜之潰也必自內始初六之陰自內
卦而長之象也九五當陰長之時處高而强盛必當
有以芘乎下而豫防乎民之潰故有以杞包瓜之象
予厚所謂厚下以防中潰是也夫以九五居中而正
者也當陰長之時有中正之美含之以俟天命何所
容其心哉故當是時也一陰汝長陽道消剥者天也
厚下以防中潰者人也在我者未中歟未正歟吾之
憂也在我者旣中矣旣正矣雖或不遇而至隕越者

則亦天之命也吾獨柰之何哉故含章以俟天命者九五之志也子厚所謂盡人謀而聽天命是也雖然命天理也在天謂之命在人則中正之德是也中正之德藴蓄於内則在我之外无别有天矣故人謀既盡天命在是天人之理相合而不相舍則天命之修短又在我而不在天矣夫何隕越之有哉昔召公作召誥一書以誥成王專以天命告之也然一書之旨則在於祈天永命之一語而已爾及吾求其所以祈

天永命云者則又不過於敬吾之德焉觀其悉數夏商而告之曰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夫有歷年與不其延或修或短召公以為凡此皆天命也命在天故皆非我所敢知也然我所以敢知者惟知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云爾然則厥命之早墜云者乃在於厥德之不敬而

疾於敬德者又祈天永命之要學也故曰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嗚呼吾以是知九五有中正之德志不舍命其能祈天永命矣有隕自天非所忠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剛居一卦之上亢窮而无所遇角之象也夫相遇之道不可遠也以九四之於初也雖應而无所遇故象以遠民罪之况上九乎蓋亢則自絶剛則喜觸以是

過人人望而畏却矣其誰與過哉噫當過之時而无與之過何咎如之夫我有過人之道而人不我過則其過在人然孟子於此猶有言曰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曰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又自反也曰我必不忠矣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至此則不得已而以妄

人目之以禽獸侶之由是觀之則我无過人之道而人不我過則其過又誰在乎噫在我而已矣此上九之姤其角无與之遇既以為吝也而又无所歸其咎也噫是咎也既无所歸歸之已可也故又責之曰无咎

童溪易傳卷二十

童溪易傳卷二十一

宋 王宗傳 撰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彖曰萃聚也順以説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易之有萃云者謂天也人也鬼神也君與臣也民也物也交相會通之時也故其卦德曰萃亨而彖則釋

之曰萃聚也夫萃之所以為聚者合兊與坤而言之則曰順以說即五與二而言之則曰剛中而應此萃聚之故也夫坤順也而在下則下有以順乎上也兊說也而在上則上有以說乎下也下既有以順乎上而上又有以說乎下此上下之萃也以九居五剛而中者也上有剛中之君而下應乎柔中之臣剛柔相應君臣聚會此君臣之萃也所謂萃聚之故如斯而已矣故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

廟致孝享也此又言人神之萃也胡安定曰夫人之生則精神萃於身及其死也雖欲見其容貌而有不可得王者觀萃之卦設為廟祧以萃祖宗精神於其間以盡孝子之心使天下當萃之時皆知尊事其祖先也王謂九五也假至也盡也所謂致孝享是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此又言君民之萃也大人亦謂五也夫當萃之時天下之人所以惟見大人之為利者以九五大人所以萃天下者以其有是中正之德

故也河南曰人聚則亂物聚則奪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不以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悖入安得亨也故利在於正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此又言天人之萃也夫時在天隨乎時者在乎人當損之時二簋可用亨則萃之時用大牲非吉歟當剥之時不利有攸往則萃之時有攸往非利歟蓋不如是非所謂順天命也天命即天理也隨時而動乇進天理此所謂順天命也用大牲吉亦承上文所

謂王假有廟而明用大牲之意然當此之時凡事皆吉於用大亦不特大牲而已也成大功立大事興大利去大害凡此皆吉於用大者也故繼之以利有攸往謂凡有所往惟此時為利故也夫觀坤兑之順説而知上下之萃觀二五之相應而知君臣之萃觀致孝以享廟而知人神之萃觀以正聚人而又知君民之萃觀天命之不可不順而又知天人之萃則天地萬物所以萃聚之情豈容有所遯乎哉故嘆之曰觀

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程河南曰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静始終之理聚散而已故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水上聚於地則其聚者多矣故為萃之象然所聚者既多則播蕩匯漾之患生矣故地大而物衆人繁而事叢則兼取并奪之禍常生於此時若以為時方和會也而忘其所可戒此正秦人夷名城而銷鋒鏑

者也夫四海已囊括矣天下已席卷矣當此之時自以為豪傑既徂海內一統子孫萬世帝王之業故向之天下之兵今也聚之咸陽為十二金人宜其无有可慮者矣居无何陳涉以氓隸之人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而秦亡矣是何也不知不虞之為可戒也龔深甫曰兵作於暌偃於萃萃久則弊然則除其弊而新之惟此時為然兵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之謂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與四居相應之地以陰而應陽萃之正也然三以无應與四相比而有近而相聚之嫌故初之孚於四也而不終其孚焉故曰乃亂謂相信之志疑亂而不一也然居萃聚之時上下相求下順而上說故初之志雖疑亂而不一而四也必說而應之故曰乃萃若號謂乃亂也一握為笑謂乃萃也夫初之志既疑亂

而不一也故有若號之象焉謂以憂疑自沮也四也説以應之則一握之頃復變號咷而為笑樂矣謂得其所聚也夫如是則初也又何必憂疑自沮而至於若號乎故戒之曰勿恤夫既勿用憂恤而往應於四則亦孰我咎乎故又勉之曰往无咎大抵初以陰柔之才而居下位才與位俱不足者也當萃之時其才與位既俱不足而六三又以无應而與四有相聚之嫌故初疑四之不已應也而相信之志至於疑亂而

不一聖人於此可不戒之而勉之乎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惡之此言正喻君臣相聚之道然也故又繼之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是鑽穴隙之類也夫必由其道而往此六二之所以吉於有引也蓋

以六居二正也而九五在上亦正也二五居相應之地而其聚也以正故无不由其道之失五之於二也既有引而進之之禮則二之於五也亦必吉於引矣故其聚也以正其誰咎之夫孚者萃之本也二以正道許五則所謂中心之誠然者未始或變也如此則上下相聚不待文飾而誠意交通矣猶之祭也以誠敬為主故雖簡薄可用以薦也孚乃利用禴禴祭之簡薄也謂誠意交通又何以文飾為哉雖然同此時

也彖以用大牲為吉而六二以用禴為利何也曰備物者王者所以隨其時有孚者人臣所以通乎上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當萃之時以陰比陽若有所萃也故曰萃如然萃貴於正三之於四非萃之正也故若有萃而實无所萃也故曰嗟如謂欲萃於四而不獲也夫欲萃而无所萃又何利乎故又曰无攸利夫三與上居相應之地

雖非正應猶愈於无所萃者若往而與之萃則亦所謂以類聚也又况各居順説之極下順而上説以同類相與又何咎歟故又勉之曰往无咎曰小吝云者夫以陰與陽萃則以晦求明以弱資强而萃聚之道為有益也今以陰萃陰特求免於窮悴无萃之嗟爾何所益哉此於萃聚之道小而吝也上六无與為萃者若六三者往而與之萃則巽而受之此亦上六之所欲也故曰往无咎上巽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之聚也下比羣陰得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大吉然後无咎大周徧之義也无不周然後為大夫天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之如齊之田常魯之季氏是也其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此程河南之說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五萃之主也夫當萃之時為萃之主莫大於有其位又莫大於有其道蓋位也者所以一天下之聚者也而道也者又所以久天下之聚者也九五曰萃有位則所以一天下之聚者謂有是位也又曰元永貞則所以久天下之聚者又必有其道也夫當萃之時有是位而无是道則九五之志豈得謂之光大矣乎雖

能无咎而天下不我信者亦衆矣故曰匪孚謂天下之人容有言曰上之人但以位而萃我也而其道則未至也此豈能无未光之悔乎故必元永貞而後悔亡元始也永終也貞不變之謂也惟夫九五之德居中履正而能終始不變焉則萃天下之道无餘事矣故无未光之悔而曰悔亡也程河南曰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在此三者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夫以隂柔之才而處萃之上位而欲下之已聚者難矣又況當萃之時諸爻剛柔皆有其應而上六獨无焉其安能居此上位乎宜其齎咨嗟嘆而至於涕洟也鄭康成曰目出曰涕鼻出曰洟夫上六萃之終也說之極也萃久則散說極則悲蓋其勢然也當是之時比五而居上此蓋小人之得志者也宜若得所萃矣然萃久則散說極則悲向者以為甚安也今也反

以為未安焉小人而乘非所據故不能終保其位大抵然也其曰无咎云者在君子以為无足咎之故也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夫天下之事有所謂日進而不窮者蓋亦順夫理而已矣夫苟於理而未順未有能日進而不窮者此易之所以有升而卦德則曰元亨也夫升之所以元亨

者以坤居巽上而言之則曰柔以時升合巽與坤而言之則曰巽而順指九二之於六五而言之則曰剛中而應此其所以元亨也夫柔之為物非能強進者也自非務順乎理安能升乎其曰柔以時升云者時之在天也積百刻而成日積日而成月積月而成時積時而成歲初若甚微終則甚著初若甚近終則甚遠柔之能升也蓋亦如此而已矣何也與時俱升故也故曰柔以時升坤順也巽亦順也下巽而上順其

曰巽而順則亦无適而不用其順也以此為升非順乎天理矣乎以九居二剛而中者也上應六五柔中之君故曰剛中而應夫當升之時雖曰以柔而升也然猶之木也其能自下而升諸上者苟其中之不剛則亦委靡而已矣此又柔之不可无剛也故以九二之剛中而上應六五之柔中內有所主而外有所應以此為升是亦順乎理者也合是三者以言升此升之所以元亨也故曰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

也南征吉志行也此又申言大亨之效有所戒有所勉而使君子之必知所升也夫升之所以大亨也如此則用此道以見大人又何憂其不升也故二之與五剛柔得中君臣相應何慶如之夫茍或憂其不升而遽已焉則安能大亨矣乎其曰勿恤云者戒之也南明方也升之所謂大亨者蓋亦捨晦而趨明之謂也故以南征為吉而曰志行也夫君子之志亦志於明而已矣不志於明又安能大亨者也其曰南征云

者又勉之也夫聖人之彖升也既言其所以大亨如此又有所戒又有所勉為君子者可不務乎然則人臣之進君學者之進學臨事而從長皆然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天下之物由微以至著自下而之上者地中之生木也何也順使然也蓋坤順也巽亦順也以順生順故坤地之中生巽之木始於毫末終於尋丈者以順故也此升之象然也德之在君子亦猶木之於地也何

也君子之性順也而德出於性亦順物也以順生順故其積也不已則始於小善終於為聖為賢其高且大孰禦焉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无不知敬其兄夫愛親仁也敬長義也君子之仁始於愛親而已及其以愛親之仁積之而至於无所不愛則仁滿天下矣君子之義始於敬兄而已及其以敬兄之義積之而至於无所不敬則義滿天下矣夫由愛親而至於无所不愛由敬兄而至於无所不

敬者非順德不能也吾故曰天下之事亦有所謂日進而不窮者蓋亦順乎理而已矣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升以柔升者也然初六以柔巽之才居升之初非有剛明之援與之同升則亦未易升也惟初也以柔巽欲升之志上承九二剛明之賢故九二亦以其同體也而與之合志以同升焉故曰允升允信也夫九二方且信我而與我合志以同升焉則其為吉也孰大

於此蓋謂之大吉則當升之初上下相信而不相疑由此而升則功業可以被天下矣所謂吉之大者實基於此故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彖曰剛中而應謂二之於五也當柔升之時卦惟二剛而九二剛而中又巽體也故无過剛之失而足以上應柔中之主故曰孚乃利用禴无咎謂二五剛柔之得中而君臣之相應故也夫君臣之志患不相孚

苟孚也則雖簡薄可用也何也无事於文飾故也故以用禴為利謂以誠敬為主也如是當柔升之時庸詎以過剛為咎乎河南曰自古以剛强之臣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於交其能免咎乎夫九二能以誠意上通於君亦豈為臣之道无咎而已乎道合而志行則其利澤可以被於天下此九二之孚所以有喜也萃以上萃下者也故六二引吉无咎而復以孚乃用禴繼之升以下升上者也故九二曰孚乃

利用禴而復以无咎繼之此雖升者萃之反而九者六之反也而以誠敬上通乎五則亦一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夫當柔升之時而九三之升也乃獨以剛過之才升焉如涉无人之墟故有升虛邑之象夫其升也如升虛邑然又何疑沮之有哉龔深甫有曰李元量耿希道皆以此爻為湯武之升而以六五為舜禹之升蓋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既為文王之升矣則以此爻為

湯武六五爲舜禹故也今輒依之李元量博士曰初與二臣之升也過乎二則非純臣之象是以九三之升惟湯武足以當之方夏之末商之季法度廢矣禮樂隳矣故國雖大謂之邑其曰虛又若无人耳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六四以柔順之德居謙虛之位順之至也昔者文王有君民之大德又有事君之小心故自處謙順而其

德則升其道則亨故六四之升有王用亨于岐山之象蓋謂文王嘗用此至順之道而亨于岐山矣以是為亨則吉于亨矣其誰咎之乎乃若後世之權臣強諸侯不知王者有至順之事而包藏禍心至於攘奪僭竊者難免乎萬世之咎矣況欲吉得乎李博士曰孔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為深切著明也蓋謂示後世已然之事其功過於空言故明夷取於箕子升取文王岐山凡此亦載之行事欲其深切

著明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彖曰柔以時升葢謂五也李博士曰凡人君皆升乎天位而所以升則不同有去民之害順乎天而升若湯武者矣有功德被於天下薦諸天而升若舜禹者矣六五貞吉而後升階葢言於正既吉升而有序堯舜禹是也故以階言之謂賓主以揖遜而升者也耿希道曰舜禹之事聖人所欲也湯武之事豈聖人所

欲哉故貞吉升階為大得志也若夫明夷之九三其所以大得者乃南狩之志爾非聖人之本心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升至上六无所復升矣坤陰既極冥昧无覩故曰冥升夫消息盈虛之理曷可常也有息必有消有盈必有虛升至上六无所復升矣而猶不已則有消而无息有虛而无盈矣上六曾不知此冥於升者也故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然以上六不知止息之心用之

或得其正則又利矣故復曉之曰利于不息之貞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此不息之貞也惟施於此為利若施於消息盈虛之際則不富矣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易之六爻大率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如姤復等卦則陰陽雖分多寡而有消長之漸至泰至否則陰陽

之勢均矣然亦大率以往來屈信爲君子小人之勝負至困則隂陽之勢亦均此雖非消長之卦不以往來屈信論而陽爻又雜於羣隂之中爲之掩隔此君子不偶之象也故聖人名其卦曰困而彖曰困剛揜也所謂剛者九二九四九五是也二之剛爲初與三之所揜四與五之剛爲三與上之所揜故曰困剛揜也此指三陽爻見揜於三隂以言困也險以説此又合坎兊二體之用以言乎困之道也夫困也者所謂

險難之時也當險難之時而能說以處之則樂天安義而不失其所守故時雖困矣而其道則亨也夫時雖困而道則亨此非君子不能也故繼之以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子思子曰君子素患難而行乎患難无入而不自得焉此之謂也若小人則安平无事之時猶失所守况當險難之時乎又焉得亨矣正大人吉以剛中也此又指二五之剛中而能盡處困之道也夫正者在天則為命在人則為性而在事

與物則為理古今有殊時而此正則不變萬物有成敗而此正則固存故是正者在困之爻則二五是也在人則大人是也何者以其剛中故也其中也剛則此正不移投之困窮險難之地何往而不吉乎非能吉也能不失其正故吉也或曰君子或曰大人云者亦无異義也卦德於大人吉之後又繼之以无咎之辭謂當此之時以大人之德不能无困然在我者有處困之道故有吉而无咎也彖文省此二字者謂既

吉則无咎矣朱子發引范諤昌之言曰彖文脫无咎二字恐未必然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此又指兊說在上或至於尚口以為處困之戒也夫當險難之時固在於說以處之然不知自說之道而徒尚口舌以求說於人欲以免夫困人誰信之哉祇自取困窮爾故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前言以說處困而亨此又言尚口乃窮者蓋言當此之時自說可也說人不可也此聖人重複發明兊說之旨恐萬世之下處困

之君子誤用其心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也者水之所鍾之地也今也坎水在下兊澤在上見澤而不見水澤无水者也夫其澤存其水亡此困乏之義也故為困之象君子當困窮之時而至於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宜然而不然若澤之无水焉者此世人所謂有不可知者存也而君子於此則務致其命焉子曰不知命无以為君子也又曰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君子之學不至於命如處困窮何故處困窮之道在於致命謂欲至其所至之地也命之學至之而无餘則在我之志者亦无所不遂者矣君子之志志於行吾義而已學而不至於命則一為窮困患難之所攖必至於喪其所守矣義何在焉故夫知義與命之為一者可與處困矣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於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夫柔之所附者剛也剛既見揜則柔亦失所附矣夫剛揜則剛困柔失所附則柔困故初之與四雖居相應之地然四方困於見揜而未能下應於初初欲上應於四又為九二之剛所礙則居失所安矣故有臀困於株木之象株木指九二也夫陰柔之人一有所礙遂不能安其所遇而至於迷惑自失入于困窮幽暗之地故曰入于幽谷謂坎險之底而不能自拔也夫不能自拔於幽暗之地則雖上有九四之應也三

歲之久其能覿乎此无他陰柔之人既无明見一遇困難遂至顛冥失錯理固然也故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彖曰正大人吉以剛中也夫以大人剛中之才而處人臣正中之位則九二是也九二以剛居中則安其所遇故雖困窮險難曾何足以動其心但處人臣正

中之位而未能推君之惠澤以充足天下之願欲而使之飽滿酣適焉則吾以是為困也故曰困于酒食雖然二五之大人以正相應亦不終困也故又曰朱紱方來利用享祀蓋朱紱方來云者五之下接乎二也利用享祀云者二之上通乎五也夫朱紱之為服者王者所以蔽膝也九五方來下接乎二故取蔽膝之服以為象享祀之禮以至誠默通乎神明者也九二自守於下利用至誠以上通乎五故取享祀之禮

以為喻夫上有以接乎下而下有以通乎上此大人以正相與而不終困者然也然又以征凶无咎戒之者謂方困之時為九二者若不知以至誠自守而往求遇合此非大人之道也犯難罹凶乃其自取爾又誰咎乎夫以九二之剛中猶不免於戒處困之道庸可易乎故象又申之曰困於酒食中有慶也蓋謂當是時也雖未能推君之恵澤以遍及天下惟以剛中自守而无庸有所往焉則自有朱紱方來之慶矣程

河南曰自昔賢哲困於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為用者惟自守至誠而已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宫不見其妻不祥也

石堅重之物也而非陰柔之才所能勝也往而犯之祇自困爾故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謂九四

九五二剛在上堅重不可犯也而三犯之以取困也蒺藜蔓草之有角刺者不正之人濫乘非據而處正

人之上豈所安也故繫辭曰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謂九二之剛中豈可乘也而三乘之非其所安猶藉刺負芒然也夫六三所以輕犯二剛以取困者徒以上六吾配故也六三陰也而居陽自以為陽也故求配於上六然上六宫則是也而非其妻故曰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小人輕進妄動无與親合危辱困極如此豈吉祥之徵也哉故不免於凶禍也繫辭於此又言其所以凶也而曰既危且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

見邪蓋甚之也以是觀之當困之時不善處困者三陰之爻皆然也然君子為之商其尤不善者六三是也初六次之上六又次之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坎中之一陽下礙初六故曰株木其為材也剛上衝九四故曰金車凡此皆九二之象也夫初既困于株木而不能上進四又困于金車而不能下逮何咎如

之然九二有朱紱方來之慶九五又有徐有説之理二五自以同德相應而九四應初之志可以徐徐而來也徐徐謂有困窒而未遽前也夫處不當之位動輒有礙而未遽如意所賴者有與在下終必遂志非終困也故雖吝而有終河南曰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説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

未得也乃徐有説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彖曰正大人吉以剛中也夫以大人剛中之才而處人君正中之位則九五是也然當困之時剛有所揜而志未得通故有劓刖之象劓之謂傷於上也刖之謂傷於下也上下皆揜於隂為其傷害故也夫五之困如此故遠近隔絶應效未至故其説未遽有也故徐徐焉爾而象又推原九五所以致説之道而曰中直也蓋言二五大人以此道相許久矣但時方困剛

方拚故其說徐有也祭祀者人君所以禮神也夫祭祀之事必以誠敬為主而後獲福祐之報九五之下交於二也不以誠敬默通乎二安能獲其應助之力乎故曰利用祭祀受福也夫二五皆以至誠相感通故同以祀事明之然要之獲應助之力者五也此受福也之言所以獨歸之五焉禮有祭天神祀地祇享人鬼之別五居尊故言祭二在下故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困至上六困之極矣六三非其正應也徒以隂柔相纒縈而已非果能脱已之困束也故困于葛藟九五不可乘也陽剛中正之君方務去剛揜之困而上以隂柔乘之豈其所安故又曰于臲卼夫上六有此二困而不知物極則反困極則通何也无乃自謀之拙乎曰云者自謀之辭也如是自謀曰動則有悔也姑

求安於臲卼之地而甘心於纆繫之人也而不知不動乃所以有悔也然則為上六者又何錮於不動而以動為諱乎故聖人於此明以告之以征吉謂其舍臲卼乃所以安釋纆繫乃所以脫其困束也由是觀之甘心於纆繫者未為計之當也若以動為悔乃所以有悔也則莫若吉於行也聖人所以為上六謀者至此可謂審矣為上六者舍其自謀以從聖人可也

朱子發曰范睢困於鄭安平虞卿困於魏齊猶能解

相印以全其軀況體易之君子乎

童溪易傳卷二十一